

## 春秋冬夏“四时”之美

□刘悦笛

春秋冬夏，四时的变化与轮回，如环之循，如轮之转，组成了中国人的四时之美。

春秋观念乃是早于四时观念的，因为春种秋收，春种是新年的开始，秋收是旧年的结束。商代与西周前期，一年只分春秋两时，一个春秋即一年，后来衍生出夏冬。汉族人关于四时的明确划分，大约就始于西周末期，此后形成了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时节节奏。

世界上最主要的时间观大致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线性时间（时间延展而勇往直前），另一种则是轮回时间（轮回往复而永无休止）。主编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，中国时间观仍以广义的线性为主、循环为辅，但其实二者仍是结合的。

从古至今，四季变换，中国人都在发出两种时间感喟：一面是对春夏秋冬循环不已的感喟，另一面则是对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感喟。中国人的诗词歌赋当中，充满了这种时间性的感叹，也就是一种中国人都懂的“春江花月夜”的存在感——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……”

四时的美感，大概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最为充盈。较早给四季赋诗的，有南朝乐府民歌《子夜四时歌》，收录在宋人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里，相传是晋代一名为“子夜”的女子所创制。现存75首，其中春歌20首、夏歌20首、秋歌18首、冬歌17首。

我们各举一例，以春、暑、秋、冬四字各为开头。春歌：春林花多媚，春鸟意多哀。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裳开。夏歌：暑盛静无风，夏云薄暮起。携手密叶下，浮瓜沉朱李。秋歌：秋夜凉风起，天高星月明。兰房竞妆饰，绮帐待双情。冬歌：冬林叶落尽，逢春已复曜。葵藿生谷底，倾心不蒙照。

这种四时模式，不囿于中土，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皆有回响。最具美感的，是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对美的描述，将四季与一天的天气结合起来，说春天曙时为最，夏天夜色最佳，秋天黄昏好，冬日则是晨朝为妙，并将欣赏天气的感受一并写出，微妙而准确。

四季不仅是属于自然的，在东亚已经被生活化了，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四季文化。对于四季的审美感受，在整个东亚都是相当丰富的。这种四季美学发源于华夏大地，并影响了周边地区，和我国在四季审美气质上基本一致。
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## 姓名与时代

□谭汝为

从古至今人的时代特征，可以窥见称谓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。

我国上古时期，夏、商两朝的王室和贵族崇拜太阳神，自视为太阳神的苗裔，因而形成了以“天干地支”命名的习尚，这两个王朝的君王中就出现了如孔甲、太丁、外丙、祖乙、祖辛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等名字。

西汉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，祈求长生不老，于是当时取名就以延年益寿为尚，如严延年、毛延寿、霍去病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，追求骈偶和好用虚字的文风对取名也颇有影响；在单名后加一“之”字形成名字，已成为当时取名时尚，如王羲之、颜延之、顾恺之、裴松之、祖冲之等。

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，“标榜复古，旨在革新”的时代意识在唐人取名中亦有反映，如颜师古、张道古、任希古等。宋代部分文人名字呈现出龙钟“老”态，多以“老”“翁”“叟”字命名，如苏元老、孟元老、王次翁、魏了翁、陈敬叟、徐荣叟，等等。这类名字既反映了当时尊老敬老的时代风尚，同时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一种折射。

晚清民国及现代文化界人士的取名，追求典雅与个性，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。请看以下名字：胡适、钱玄同、台静农、沈尹默、傅斯年、朱自清、何其芳、俞平伯、张恨水、林语堂、沈从文、梁实秋……现代社会的烟雨沧桑也可以在人名这个时代镜像里得到映现。1949年以前，中国普通老百姓代表性的名字是：财顺、满仓、福禄、寿生等，反映出人们对富裕、丰收、幸福、长寿的企盼。1949年~1975年之间的姓名，显示出与时事政治息息相关的特征，例如：解放、建国、南下、抗美、援朝、卫国、建设、和平、互助、自力等。

（《粮油市场报》）

# 除夕夜吃饺子

□莫凡



包饺子 (资料图)

除夕之夜，待到旧岁新年交替之时，全家人要在一起吃饺子。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全家人一起下箸，争先恐后，好不热闹！这些饺子当中有一个包着钱币，谁要吃到了会格外开心，因为预示着他一年内不缺钱花。新旧交替之际，干支正当子时。因为是交子时吃，所以这种包着馅儿的美食被称为“饺（交）子”。

饺子由馄饨演变而来，至少在汉朝时就有了。有一种说法是医圣张仲景首创的，最初是包上药材、用来防病治病的，大概因为中草药苦口吧。此后，这种食物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。三国时期称作“月牙馄饨”，南北朝时期称“馄饨”，唐代称“汤中牢丸”，宋代称为“角子”——这可能是后来叫“饺子”的起源；元代称“扁食”——至今山西许多地方仍称饺子为“扁食”；蒙古族同胞也叫它“扁食”。在明朝人沈榜著的《宛署杂记》中，万历年间的北京人，称之为“匾（扁）食”。

“扁食”之得名，疑是因其形状。笔者见过一家山西人家包的扁食，内中馅并不多，无褶，呈半圆形，以致不能单独直立——完全不像今天北京人包的饺子，内容充实，可以稳稳地坐着。

“扁食”，明朝皇宫里称之为“水点心”。据《酌中志》记载：“正月初一五更起，（皇宫里）焚香放纸炮。饮椒柏酒，吃水点心，即扁食也。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，得之者，以卜一年之吉。”《酌中志》的作者刘若愚，是明朝皇宫里的宦官，历经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。《酌中志》所记都是他在宫中的见闻，是

可信的。看来，饺子里包上钱的做法，可能就是从明朝皇宫里传出来的。

刘若愚说，明朝皇宫里吃“水点心”是在五更天——早上3时~5时之间。而清朝皇宫里，称“水点心”为“煮饽饽”，吃的时间是在大年初一的晚上。这事见诸《宫女谈往录》：大年初一，慈禧太后晚膳上的最后一道饭“非常的珍贵，礼仪也非常的隆重”：大太监李莲英头顶捧盒、双膝下跪，另一个太监将捧盒捧过来打开，递给皇上，摆在太后面前。这是一道什么饭呢？“一盘隔年的煮冻饺子，东北叫煮饽饽，是老祖宗在进关以前过年的传统食品。”吃几个饺子何必如此隆重？为的是不忘祖先。

“煮饽饽”，可能是东北满族人对饺子的最初叫法。乾隆道光年间人李光庭著的《乡言解颐·水饺》中说：“除夕包水饺，谓之煮饽饽。”在李光庭看来，“煮饽饽”是北京人的方言土话，实际上是满族人的叫法。在京满族旗人有句俗语：“银子到手，肉煮饽饽不离心。”意思是只要有了钱，可以顿顿吃肉馅儿饺

子。还有满族新人成婚，要吃“子孙饽饽长寿面”。“子孙饽饽”即“煮饽饽”，寓意将来多子多孙。侯宝林大师的相声《婚姻与迷信》中有这样一个包袱：子孙饽饽不能煮得太熟，新人吃的时候外面有人问：“生不生？”新人要回答：“生！”

北京人称“扁食”为饺子，转变大约发生在清代——由“水点心”“煮饽饽”过渡到“水饺儿”，最后落在了“饺子”上。侯宝林大师在高校给学生上课，说到北京人称小巧之物都加儿化音时，有学生问：那“饺子”为何就不带儿化音？侯大师回答说：“饺子”，北京人又称其为“水饺儿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，贾母等人吃过酒后，丫鬟们请用水点心，端来两个小捧盒，其中一个盛的是“一寸来大的小饺儿”。贾母问是什么馅儿的，婆子们回是螃蟹的。“一寸来大的小饺儿”，已然接近“饺子”了。

除夕之夜吃“饺子”，无需那么多说道，只要阖家团圆，只要高兴热闹即可。然而若要细究起来，饺子里面还真包含着些许民俗和历史呢。

（《北京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## 古诗词里的压岁钱

□刘广荣

过年时，长辈给晚辈压岁钱这一习俗由来已久，表达了长辈们美好的祝愿和关爱。清代的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云：“以彩绳穿钱，编作龙形，置于床脚，谓之压岁钱。尊长之赐小儿者，亦谓压岁钱。”我国历史上，有很多文人墨客喜欢压岁钱，并以压岁钱为题材，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。

“华盖芙蓉翠倚天，高堂綵服忆长年。家人共守迎春酒，童稚争分压岁钱。香雾煖浮金鸭动，蜡虹晴隔锦绡然。鹤书一去无消息，白发沧江对雪眠。”出自元代吴当的《除夕有感（其二）》这首诗。游子过年一定要回家！去年除夕之夜，诗人把住宅装扮一新，挂上七彩的华盖芙蓉，贴上红窗花，穿上新衣服，点燃红蜡烛，与家人一起守岁。大家围坐餐桌边，吃上金黄的鸭子等美味佳肴，齿颊留香；过了一会，又拿出一瓶酒，浅斟慢酌，顿时觉得浑身暖烘烘的，谈天说地，憧憬美好的未来，寒意尽散，其乐无穷；大家吃饱喝足了，长辈就给晚辈压岁钱，小孩子争着分钱呢。一家人除夕大团圆，多么温

馨，多么幸福！然而，诗人怎么也想不到，又一年除夕即将来临，自己如今满头白发了，可是寄给家人的信却石沉大海，得不到家人的任何回音，难道今天还要在沧江边对着雪睡一晚吗？不，还是踏上归途吧，快点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明末清初的董以宁在《霜天晓角·辛卯除夕》中写道：“一般奇咄。听小童来说。道是明朝元日，废吾书、三叹息。流年催急。更怕看新历。床头压岁钱儿，谋之妇、何曾得。楚天遥阔。亲署重重驿。应说小儿痴绝，久不见、斑衣曳。还将墨汁。自写春联帖。并书小字悬门，道以宁、谨谢客。”大年夜，小孩子放在床头的压岁钱不知哪个妇人拿了去，他翻遍了所有衣袋也没找到，虽然有点不悦，但还要磨墨写对联，贴了大门，再贴小门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百十钱穿彩线长，分来再枕自收藏。商量爆竹谈箫价，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乃清代吴曼云《压岁钱》中的诗句。诗人吃了团圆饭，便拿来长长的彩线穿一百几十钱分派给儿女们。儿女们各自将压岁钱放在枕头下面收藏起来。儿女们想：究竟拿压岁钱买爆竹，还

是买洞箫呢？他们领压岁钱太高兴了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觉。

清代的林朝崧在《甲辰除夕杂咏七首（其一）》中曰：“爆竹声中又一年，光阴三十箭离弦。莱衣戏作儿童舞，博得高堂压岁钱。”诗人听到爆竹响了起来，觉得光阴似箭，过了年，自己就是三十岁的人了。从嗷嗷啼哭出生到三十而立，多少个日日夜夜，父母没少操心啊！大年夜，我得让父母开开心心。于是，诗人走进睡房穿了一套戏服出来，活脱脱春秋时期的大孝子老莱子的模样，他又像顽皮的小孩子边歌边舞向父母双亲拜年并索要压岁钱，博得父母的一阵阵笑声。

“锦城灯火，今宵除夕，伴人孤榻。听晓钟未到犹余腊。爆竹里、市声杂。残年风雪双扉阖。不眠闷空锅。故乡园笑语，雏孙洽。压岁钱盈篋。”乃清代李炳灵《探春令·成都除夕》一词中的语句。除夕之夜，寒风凛冽，雪纷纷扬扬，大都市灯火通明，爆竹声此起彼伏，诗人无人作伴，感到孤独，不能入睡。他想还是在乡村过年好，他与孙子十分融洽，给孙子的压岁钱装得满满的。

（《联谊报》）